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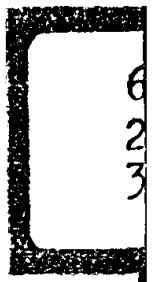
刊叢識知本日

溯回之係關日中代古

著 田 毓 李

643.1
292.3
}

行發館書印務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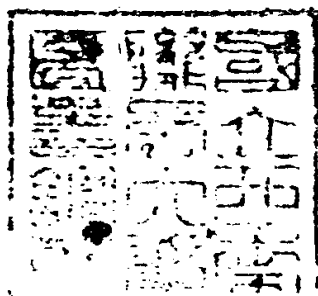
1683 ✓

刊叢識知本日

溯回之係關日中代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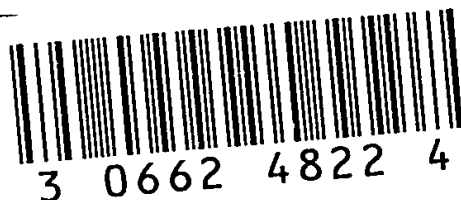
著 田 毓 李

輯編會究研題問本日



官
日
錄
事
史
料
徵
集
會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卷頭語

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故善謀國者貴在審敵勢，察敵情，夫而後以之折衝樽俎，固可預戢其狡焉思逞之野心於平時；以之運籌決策，尤能指揮若定，博取最後勝利於疆場。同人等用是不揣棉薄，欲就日前日本各種內政外交問題，尋源溯委，儘量作客觀的系統的敘述，藉爲國人明瞭敵情常識之補助。現已擬定計劃，特就其重要者，先刊布日本知識小叢書一百種。惟戰事發生以來，交通不便，蒐集材料匪易，倉卒付梓，謬誤在所不免，除隨時力求改進外，尙望海內鴻達曲賜指正，是所至禱。

日本問題研究會謹識。

目次

一	中國古代的世界主義	一
二	日本臣服中國之始	一一
三	中國第一大探險家徐福	一三
四	漢委奴國王	一九
五	卑弭呼卽神功皇后	二四
六	宋順帝詔除雄略爲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二九
七	隋煬帝宣諭聖德太子	三二
八	元世祖怒斥日本不來朝	三五
九	明太祖詔諭日本	三九

一〇	明惠帝向日本頒示大統曆	四五
一一	足利義滿向明成祖上賀表	四七
一二	明成祖冊封義滿爲日本國王	五一
一三	義教以來繼續對明稱臣納貢	五七
一四	明神宗冊封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	五九
一五	結語	六四

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

一 中國古代的世界主義

代表古代文明的國家有二：一爲羅馬，一爲中國。二者有同一最高理想，卽世界主義。羅馬想統一世界，建設一個羅馬大帝國；中國也想統一世界，建設一個中華大帝國。不過，二者最高理想雖同，但建設的方法和目標，則根本相左。羅馬建設的方法是力，卽武力征服，目標是土地，卽土地的佔領。中國則不然，建設的方法是德，卽以德服人，目標是人民，卽人民的歸順。

樹立中國這種指導精神的，是儒教。子貢問爲政之道，孔子回道：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64.3.1
292.3
3

子貢又問：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孔子又回道：

去兵。

子貢又問：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孔子很堅絕的又回道：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子之輕視武力於此可以概見。輕視固然輕視，因為孔子決不贊成以武力侵略人家，但爲自衛計，武力也不是絕對不要的。魯定公十年，魯齊那次夾谷會議，魯國所以能得到圓滿外交勝利者，不是虧孔子在事前隨帶着『左右

司馬』嗎？若非右司馬把那個侮辱定公的俳優侏儒殺了齊侯，怎肯屈服把侵略去的土地白白交還。

然而不用武力征服，以『德』怎樣去統一世界呢？這便是在以德治主義去把握大眾的心理。現在第三國際的赤化世界政策，宣傳主義，招收黨員，何嘗不和儒教這種世界主義取的是一個途徑呢？不過，一是自然的，感化的，一是有組織的，宣傳的而已。孔子說：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照此看來，『柔』顯然就是博愛的意味。尙書舜典：
懷遠能邇。

論語：

近者悅，遠者來。

這都是同樣的意味。『懷』比『柔』更深一層，顯然是德澤的意味。總括起來說，懷柔卽是德澤博愛。但普通把『懷柔』誤解做『羈縻』或『籠絡』，這實在是太錯而特錯。孔子又說：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書經：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文德』卽指當時之禮樂典章，照現代語詞講，卽文化意味。我們現在如把這些句字連起來講，卽是如用外功懷柔不能生效的話，那麼用內功只要發展我們的文化，無論諸侯或蠻夷一定都會來臣服的。書經：

道洽政治，潤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孟子說：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荀子說：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弭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

於此可見：以德服人的效果是如何高深偉大呀！試一研究漢、唐、宋、明諸朝歷史，中國屬邦遍東亞，何嘗不都是賴這個德字指導精神有以致之；何嘗不都是『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不過，不一定都是『辟門除塗，以迎吾

入，』往往僅上表納貢，競以爲光寵而已。荀子繼之又說：

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弭重，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

這段正可以拿日本寇奪我朝鮮、台灣及最近東四省諸地做現時說明；卽它奪我土地越多，養兵越衆，軍費越大，國民負擔越重，國民負擔越重，內政越不安定。

近世國家觀念，嘗以土地、人民、主權爲國家成立的三要素。但儒教的國家觀念，則異於是，它惟一着重在人民，而並未把土地放在眼裏。它們以爲有了人民，自然會有土地；蓋有多少土地，也不能生出一個人來，然一個探險家便可以發現出幾千萬方哩的大陸，這不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嗎？大學：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孟子更說：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梁惠王問孟子說：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答道：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這都是說土地的大小，無關緊要。不但如此，他還引用周文王爲救人民放棄土地的故事，對滕文公大發土地犧牲論。滕文公問道：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答道：

昔者，大王居於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矣，君子不以其所養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

讀者切勿誤會，以爲孟子真是不抵抗主義者。他這篇宏論要點，是在最後兩句：『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這仍是和如上所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一貫的意味。

中國當堯、舜時代，所有領土不過僅限於黃河流域的狹小部分而已，至於其他地域，乃盡是野蠻民族所居。中國所以能夠拓殖到現在這樣廣袤土地者，完全是由於中華民族四千餘年奮鬥的歷史，有以致之。這奮鬥的歷史，換句話，即中華民族以德爲指導精神，以文化爲發展工具的歷史。故中國古代屬邦雖遍東亞，但實未嘗以武力侵略人家的國家，奴隸人家的人民，它們都是『心悅誠服』而『欲爲我民。』屬邦中有安南、暹羅、緬甸、朝鮮、琉球；而今日正在兇毒殘暴地侵略中國的日本，卻也是其中之一，惜世界知道的很

少所以現在特把它提出來加以研究。

二 日本臣服中國之始

中國古代專門研究地理的書，當推山海經。邢讓等序道：『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史記中尙露其名，可見此書在漢時曾佔重要地位。其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王充論衡、吳越春秋也同此說。然書中有許多夏商以後地名，伯虞是虞舜的臣子，以前代之人怎能知後代的地名，其說之不當可知。故按理推之，此書似爲周秦間人所述。云：以『倭』當做國名，最早現於中國典籍者，卽此書。海內北經第十二有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這段文字，學者間向有種種不同解釋，有主張讀作『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

屬燕。』的，也有主張讀作『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的，其解釋雖各有不同，然對燕爲倭之宗主國之主張，則却無異致。（按周時所謂燕，是包含舊直隸省、奉天省及朝鮮北部諸地方而言。）

復次，後漢王充論衡增儒篇也說：

周時，天下太平，越裳（在安南，法國 *Punthier* 說越裳卽 *Chaldea*）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恢國篇又說：

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鬯草。

論衡一書，多以儒書爲根據，其言當可信。

日本建國是在十五世紀，由此看來，當其蒙昧時代卽中國周時，便已臣服中國了。

三 中國第一大探險家徐福

(四)明之鄭和、張騫、玄奘、鄭和不在本書研究範圍之內，茲專講徐福。

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齊人徐市（梁云市卽芾字）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求齋戒，與男女求之；於是遣
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又說：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
可得，然爲大鮫所苦，故不得至。

日本通鑑

孝靈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

所謂三神山即日本。徐福渡日本的事，日本史書中記載很詳，並且現今在紀州牟婁郡新宮町，徐福與其從者七人的墳墓及祠碑等，尙巍然存在。民國二十年（日本昭和六年）和歌山縣由保勝會主辦，並且還舉行了一次徐福渡日二千年紀念呢。

此事，後世題詠不絕。元吳萊題詩道：

大瀛海岸古紀州，

山石萬仞插海流；

徐市求僊之得死，

紫芝老盡令人愁。

又日本僧人絕海朝明的時候，明太祖向絕海垂詢徐福的事蹟。絕海便當場賦詩答道：

熊野峯前徐福祠，
滿山藥草雨餘肥；
只今海上波濤穩，
萬里好風須早歸。

太祖和之：

熊野峯前血食祠，
松根琥珀亦應肥；
當年徐福求僊藥，
直到如今更不歸。

由以上種種史料看來，可見徐福渡日的事，是千真萬確，人實有其人，事也實有其事。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有兩個問題：（一）徐福渡日的目的，（二）徐福渡日所生的影響。

（一）徐福渡日的目的 照史記所說，徐福渡日的目的，是『求僊人』、『求神藥』。我則以為不然：秦始皇暴虐無道，尤其對於智識份子，壓迫最厲害，所謂焚書坑儒，偶語棄市。這般人在國內既感覺生命的危險，無出路，所以只好另開闢新世界，向海外發展。方士徐福等便就是這一類的人。所以徐福渡日的真正目的，應該說是探險（或說遠征），尋求處女地。所謂『發童男女數千人』，當然是由於徐福等請求所致。『童男女』即青年男女，其所以需要數千青年男女者，即為的是便於到海外開闢和生產。他們一走，根本就沒打算再回祖國，所以帶男不足，還要帶女，這是極其明顯的事。秦始皇統一

天下，宮室之美，嬪妃之樂，衣食之盛，所謂衣、食、住、性樣樣都滿足了，但只一樣，恐怕壽命不長，所以急求長生不死之藥。聰明的徐福抓住這個機會，因此便聯合幾位（或許卽七位）同志給秦始皇上書，說願到海外爲他求神藥去。我們要知道，這完全是一種計策，這樣的暴君，誰還怕他早死嗎？蓋設不如此，秦始皇怎肯『發童男女數千人』和給他們一大批旅費呢？

（二）徐福渡日所生的影響 徐福領導下的這批探險隊渡日後，顯然的生出兩種影響：（一）中國文化輸入日本，使日本野蠻民族受中國優秀民族的陶薰，至置下五百年後日本建國之大奠石。（二）前已說過，日本在周時卽臣服中國，但到戰國之世，天下大亂，內既無中央鞏固政府，外則威信自然失墮，故倭人朝貢之事，一如後世唐亡到五代十國者然，一時中斷。及徐福等渡日後，無意中便把這中斷連續起來，故到漢時倭人又向中國朝貢。

日本人對於徐福至今念念不忘，但中國人誰也沒把他看得起，以至這位中國第一大探險家永爲異域之鬼，我真不禁爲他叫屈了！

四 漢委奴國王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東夷列傳：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邑，舊時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

唐李延壽北史倭國傳：

倭國（李註卽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

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卽倭主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貢，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

宋范曄後漢書東夷列傳：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六十人，願請見。

北史、後漢書都是根據魏志或魏略而作，大致相同。自唐以來，中日關係密切，李延壽、范曄也許從日方獲得新史料，故言之較詳。（王師升或卽秦時徐福帶到日本的童男女之子孫。）惟後漢書把『今使譯所通三十國』之『今』字誤解。蓋『今』本指魏朝而言，故北史寫『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而後漢書則改爲『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餘如鄭樵之鄭氏通志、馬端臨之馬氏通考等，都與後漢書發生同一錯誤。日本臣服漢朝的事，不僅有以上正史班班可考，而且漢光武帝御賜倭奴國王的印綬，現今尙存在日本黑田

侯爵家裏，即著名的『漢委奴國王』金印。

這顆印，是當一七八四年（我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李註：此指陰歷月日）發現於福岡、筑前國、糟屋郡、志賀島、叶崎。當發現時，日本學者間對於這印文的解釋及這國的位置，議論紛歧，莫衷一是。對於前者，多半採取三宅米吉說，謂『委奴』應讀做『倭奴』；對於後者，茲歸納其較有價值者，可得如次三說：

（一）委奴爲筑前怡土郡說 如藤貞幹之好古日錄、皆川漆園之倭奴國王印圖記、青柳重信之後漢金印略考、上田秋成之委奴國王佩印之考、伴信友之中外經緯傳等皆主張之。

（二）委奴爲古儼縣說 古儼縣即今筑前那珂郡，三宅米吉主張之。

（三）委奴爲日本總稱說 即以這印爲漢朝封賜日本朝廷者。此說爲

一般通說，如當時龜井南溟之金印辨，黑田家諸儒臣之金印議，及最近稻葉君山等皆主張之。我從此說。

然於此尚有二問題：

(一) 倭奴國（即邪馬臺國）究在何處？此有二說：

(甲) 以邪馬臺爲筑後國山門郡說；

(乙) 以邪馬臺爲大和說；

我從後說。因爲照魏志東夷列傳所載：由帶方郡至倭女王國路線如下：由壹歧海行千餘里登陸至末盧國（即肥前之松浦），又向東南行五百里達伊都國（即筑前之怡土），更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即筑前之儼），再東行百里至不弭國（即筑前之宇漣）。由此又向東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而達邪馬臺。試從以上之水陸行程日數及方向推算之，

這邪馬臺國之位置，明明不就是在畿內大和地方嗎。

(二) 這印爲什麼發現於志賀島？也有二說：

(甲) 以志賀島卽倭奴國之墳墓所在地說；

(乙) 以倭奴國與邪馬臺國衝突結果，倭奴國敗北，敵兵侵入國內而埋藏說。

根據以上研究，倭奴國卽邪馬臺國，並且邪馬臺國也不在志賀島，故此二說都難成立。我認爲必是因戰爭關係，這印爲敵方所刼，失落於志賀島。

五 卑弭呼卽神功皇后

魏志東夷列傳：

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弭呼。

又：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

梁書倭國傳：

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弭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

案公孫淵之滅，在景初二年，倭國使者必是三年。景初三年，卽西元二百三十九年，正神功皇后攝政（當時並無攝政之名，惟一切國政及皇室以內的事，

都代仲哀天皇行之。三十九年時代。

神功皇后是否即卑弭呼？學者間頗有爭論。有說卑弭呼爲倭姬命者，有說卑弭呼爲九州一酋長者，有說卑弭呼即神功皇后者。我從最後一說，其理由有三：

(一) 據魏志所載，對馬、一支、末盧、伊都、奴、不弭投馬、邪馬臺、斯馬、已百支、不呼、姐奴、對蘇、蘇奴、呼邑、華奴、蘇奴、鬼、爲吾、鬼奴、邪馬、躬臣、巴利、支惟、烏奴、奴等諸小國，都爲卑弭呼所統制，然當時除神功皇后可等於卑弭呼外，無可以比擬的。

(二) 魏志倭人傳說：『……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又說：『卑弭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這些勢派，決不是

酋長或小國國王所能享有。

(二)據漢朝印章制度而論，金質的印，是賜諸侯王者。魏志倭人傳及梁書倭國傳諸書都載：魏以卑弭呼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卑弭呼如不是神功皇后，魏朝決不會這樣封賜。

卑弭呼之爲何如人既已說明，茲再就她朝魏及魏王封她爲『親魏倭王』故事加以敘述。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至帶方郡，求覲魏王朝獻，太守劉夏派人把他送到洛陽京城。這年十二月，魏王下詔書報倭女王說：

制詔親魏倭王卑弭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三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

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

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

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禱絳五十四、緝青五十四、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四、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紫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魏志東夷列傳）

親魏倭王金印，今雖尙未發現，但寧和集古印史中，則卻拓有此印，今存日本好古日錄中。

次年（正始元年，西元二四〇年）太守弓遵便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

如上詔書、印綬以及恩賜各物渡倭國，拜假倭王。該倭王以後曾兩次朝北魏，一次朝南朝。

中國對於臣服各國，寬厚仁慈，大率如此。

六 宋順帝詔除雄略爲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神功皇后後，歷仁德（卽倭王讚）（反正）履中、允恭（卽倭王濟）安康（卽倭王世子興）及雄略（卽倭王武）諸天皇，都向中國南朝上表稱臣納過貢。惜史料殘缺，不能細考。只雄略天皇上表宋順帝及宋順帝詔除雄略天皇爲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的事，在宋書倭國傳上記載很詳。

宋書倭國傳（南史略同）

興死，弟（李註：子之誤）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李註：新羅、任那爲一個地方）秦韓、慕韓（李註：秦韓卽辰韓，慕韓卽馬韓，南北朝時二韓已早爲新羅、百濟所滅）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西元四七八年）遣使上表。表曰：

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拔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

這是敘述他的武功。

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

這是敘述他的志願，願繼先祖遺策，仍求臣服。

道經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李註：卽高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

這是敘述他想到中國朝貢，高麗如何加之阻礙。

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李註：卽允恭、安康）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

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

這是敘述高麗『壅塞天路』（即向中國朝貢之路，）本準備討伐它，只因父兄之喪，致未用兵。

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

這是敘述他仍願去討伐，自開官銜，懇乞詔除。於是宋順帝便詔除倭王武爲『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七 隋煬帝宣諭聖德太子

自南北朝諸國滅亡，隋文帝統一中國後，東方各小邦如突厥、高句麗、契丹等都相繼入隋朝貢，開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日本也遣使詣闕。隋書倭國傳：

開皇廿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鷄弭，遣使詣闕。

按『阿每』、『多利思比孤』即天足彥（Amataticibeco）——天皇的別名。『阿輩鷄弭』即大君（Ohokeme）。唐類函：『其國號阿輩鷄弭，華言天皇也。』開皇廿年，即日本推古八年。

七年後，即推古十五年（隋煬帝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蘇因高）與通事鞍作福利，又朝隋。隋書煬帝紀：

大業四年（應爲三年）三月壬戌，百濟、倭、赤土、加羅國並遣使貢方物。

其國書開首卽稱：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煬帝看了，大不高興，便對鴻臚卿道：『蠻夷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日本對中國向居於附庸地位，今忽對等相稱，當然會惹起煬帝的不滿，故次年乃遣文林郎裴世清渡日本宣諭。諭文如下：

皇帝問倭王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恩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王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德意，送物如別。

聖德太子看見天朝大使裴世清，受寵若驚，因恭維道：

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處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

裴世清回道：

皇帝（即指煬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

八 元世祖怒斥日本不來朝

元朝至元元年（西元一二六年），世祖忽必烈聽高麗人趙彝等進言『日本可通』。故到至元三年八月，世祖乃派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宏，持國書使日本。路過高麗，高麗王王禎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裴、禮部侍郎金贊等做嚮導，齊往日本。這一行人，因海上遇大風濤，行到半途即歸。

次年六月，世祖又派黑的、殷宏等往諭高麗王，令他獨自派遣使節赴日本，宣布元朝聖德，務必作到。高麗王不得已，九月便又派他的起居舍人潘阜等持元朝及高麗二國國書而去。這次潘阜等卒能達到目的地，把二國國書遞給日本太宰府。這時在日本文永五年（至元五年，西元一二六八年），元朝國書：

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尙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 日。

高麗國書：

高麗國王王禎右啓：

季秋向闌，伏維大王殿下，起居萬福，瞻企瞻企。我國臣事蒙古大朝，稟正朔，有年於茲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化。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海東諸國，日本與高麗爲近鄰，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朝散大夫尙書禮部侍郎潘阜等，奉皇帝書前去。且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但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報音，則必厚待之；其實與否？旣通而後，當可知矣。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惟貴國商酌焉。拜覆日本國國王左右。

至元四年九月 日 啓。

當時太宰府接國書後，立即派人送之鎌倉幕府，幕府奏之其朝廷，經過多少

次廷議，結果置之未答。以後接連又派使往日本去過四次，前後共六次，日本終是不肯投降納貢，故卒至派兵征討。

九 明太祖詔諭日本

諭如下：元朝一代，日本始終未來朝，及明太祖卽位後，故特遣使往日本詔諭。該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九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李註：因同時也詔諭高麗、安南、占城等國，故說『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

這時正當日本南北朝混亂時期，軍閥當權，天皇成爲廢物，故明使到日本九州，僅能把該詔書遞交征西府將軍懷良親王，至未得結果而回。

其後，因倭寇不斷的侵掠中國沿海各州郡，太祖以爲是日本國王所放縱，故疊次遣使到日本，詔其禁賊。洪武二年，太祖遣楊載等七人往日本。楊載等又僅以詔書遞交懷良親王。詔書如下：

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元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兼諭越海之由。詔諭到日，臣則奉表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用代天討，以討不仁，惟王圖之！

按倭寇的行動，本非懷良所指使，而詔書如此呵斥，宜其招懷良的反感，殺明

使五人，拘留楊載、吳文華二人三個月，始放還之。

太祖不負氣，次年（洪武三年）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佚）往日本見懷良。懷良道：

吾國雖處扶桑，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誅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蒙古裔耶？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耶？

從這裏我們又得一新發現，即日本何以不臣服元朝，乃因蒙古與日本同是蠻夷，心有未甘。懷良語畢，目視左右，要想加害明使，但趙秩毫不動容，並答道：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能兵兵我。

幾句話把懷良說得氣餒，於是乃趕緊以禮待之，蓋當時中日兩國當局都不

諳對方國情，故一遇交涉，則笑話百出。於是懷良便遣其僧祖來入中國上表，稱臣，貢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去的人口七十餘名。以後懷良遂常遣使到明朝上表貢方物，和好無間。惟因倭寇劫掠事，洪武十四年太祖乃再降詔痛斥日本國王。這次詔文比上次還厲害，故懷良接詔後，特上表抗辯，對大明譏諷備至。詔書表文如下：

大明禮部尙書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臨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文，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良懷（卽懷良之誤）上言：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編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尙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

著者按：這是懷良的誤會，大明意在令其禁止倭寇擾華，絕無『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川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

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利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

上國圖之！（按明史與剪勝野聞所載略異，本文依明史。）

太祖覽表大怒，然終鑑蒙古覆輒，未予加兵。

一〇 明惠帝向日本頒示大統曆

一三九二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日本元中九年，日本南北統一，將軍足利義滿執國政，義滿因想與明通商，是以對明竭力表示恭順，如願勦除海寇及遣使稱臣之類。

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年），義滿遣肥富、祖阿等二人入明，上表獻方物。表文如下：

日本准三后某（即足利義滿）上書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關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某幸秉國鈞，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法規，而使肥富、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台一個、搜尋海島漂寄者幾

許人還之焉。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次年日使歸還，明惠帝因也遣僧人道彝、天倫、一庵、一如持詔書及明大統曆隨行。明使一行初抵兵庫，義滿特親自出迎，送至京都，以法住寺做行館，在北山殿行接見禮。明詔書如下：

……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時義滿讓職其子，削髮，法號稱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寶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爲國敵愾，非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頒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四匹，至可領也。……

明使留京都，約有半年之久，次年春纔歸國。

一一 足利義滿向明成祖上賀表

建文六年（一四〇四年），燕王篡位，是爲成祖，建元永樂。義滿聞之，所以又遣堅中圭密爲正使及通事徐本方等入明，向成祖上賀表。表文如下：

日本國王臣源（上）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露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反掌，啟中興之宏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方），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二十四、硫黃一萬斤、馬（卽瑪）腦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幅、鎗一千柄、大刀一百把、鎧一領、匣硯一面并匣扇一百把，爲此謹具表文。

臣源。

年號

日

日本國王臣源。

成祖見表大喜，厚饗日使。次年并遣使持詔往日，大加獎勵。詔文如下：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爾同仁。昔者，虞德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周室方興，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利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幾，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尙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以事上，惟勤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仰承天地之仁，爾堅事大之心，亦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

這次兩國通使，與往次大不相同，蓋已越過『一方上表貢方物，一方降詔獎勵』的浮泛主屬關係，而進入於具體的互惠結合。這具體的互惠結合，即永樂條約。據正史所載，該條約內容如下：

- (一) 每十年日本至明貿易一次；
- (二) 每次只限二百人，船只限三艘；
- (三) 不得攜帶軍器，違者以寇論；
- (四) 大明賜日本二船，以爲至明入貢之用。（見明史日本傳、日本國志、籌海圖編。）

此外雖無明文可尋，然已見諸事實的，尙有二款，即：

- (五) 日本國王（實爲義滿）對明稱臣；
- (六) 日本嚴禁倭寇。（明史日本傳。）

以後，義滿遂不斷的遣使上表貢方物。

一一一 明成祖冊封義滿爲日本國王

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足利義滿又遣使朝明，並獻對馬、壹岐的海寇（卽倭寇）巨魁二十名。次年，成祖因派侍郎俞吉士往送之，義滿延見於北山殿。吉士進呈成祖欽賜義滿的金印及冊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的詔書。詔書如下：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體天之德，順物之情，以爲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率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王天下，凡海內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寧，以遂其生。卽位之初，遺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順，識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款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慤，賦性聰明，德行

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邇之間，非惟朕心所悅，實乃天心所鑑，庸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賜，比歲及今，屢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實能恭順上天下土，真可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夫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示夢於王，卽所以監臨於王也。皇考監臨，卽天之監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於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卽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巨魁，悉送京都，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有如王者，朕心喜慰，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劫掠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光昭

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譽矣。今遣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德，以副朕懷，故敕。同年秋，明使歸國的時候，義滿又遣使上表獻俘虜，惜該表文尙未發現，不過我們從明詔書上『詞意懇悃，哀情益見』兩句話裏，也可知其梗概了。

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年），日使歸國的時候，成祖又遣使持詔書見義滿。這時中日來往關係，正像拉鋸，一送一還，無有已時。詔書如下：

敕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敷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災沴之虞，無饑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獸魚鼈，飛走蠕動，跂行啄食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諄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卹生靈。惟王資性溫淳，敦厚用慎，惠和睿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彰，律已愛民，而善道

益著，奉藩守職，欽承罔違。昔者，海寇攘竊肆虐，邊隅彼此爲梗，罹其災殃，朕命王殄滅之，以除蝥蠹，王卽發兵破其舟艦，戮其黨，擒其守賊，遣人繫送來京，而巨魁遠竄，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沒莫適其鄉，舟楫猝不能及，鋒鏑猝不能加，施之以德，不能心懷，動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遣使上表，獻俘於庭，詞意懇悃，哀情益見，朕覽讀再三，甚深慰閱，嘉嘆不已，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肅清，民民無驚，得以安其所樂，鷄豚狗彘，舉得其寧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顧懷，良切於中。夫治天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災捍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熙皞，功莫大焉；則天心悅鑒，使享有無窮之福，子子孫孫，不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修身體道，樂善不倦，昭令德於東島，播芳譽於中

國，垂光青史，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必享有福祿，永永無窮矣。茲遣人以敕諭王，申以寵賚，用茲朕嘉獎之意，王懋膺隆眷，體朕至懷，故諭。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永樂六年，義滿逝世，其子義持特遣使至明報喪。成祖初遣中官周全（周全渝）往日本吊唁，並賜賻金。後又遣使持詔書追贈義滿爲『日本太上皇號』及封義持爲日本國王。但義持不敢承受其父之『太上皇』追贈，所以又改爲『恭獻王』始受之。該詔書原文無從考。義滿死後，倭寇又起，故成祖又三遣使詔諭義持勦捕。該詔書如下：

勅日本國王源義持（卽足利義持）：茲者，海寇數來濱海，去處盜竊種田民人財物，昔爾父恭獻王在時，一聞朕命，卽發兵殄殲寇賊，俾海

道肅清，邊境寧謐，令名著於青史，垂於後世，永遠不磨，王今宜繼承爾父之志，卽調兵設法捕戮，則王之功，益有光於前矣。其敬遵朕命毋忽！故勅。

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書今藏於侯爵淺野家。）

按義持，本義滿的長子，當其九歲時，便已敍爲征夷大將軍，確定爲足利氏之繼承人。但未幾又得一幼兒卽義嗣，義滿特別偏愛，故又想廢義持而另立義嗣，惟事未作成，義滿忽亡。所以及義持執行國政，因懷恨其父之欲想廢立，而連累其父生前的一切設施，而尤其不滿於對明稱臣。因此，成祖詔諭雖去，但義持並未遵行，以故倭寇再起。

一三 義教以來繼續對明稱臣納貢

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年）正月，宣宗因四方諸藩都來朝貢，惟獨日本不至，不無遺憾，中官柴山正往琉球，所以順便令其轉諭日本。

恰巧這時反對朝貢的義持已死，其弟義教繼任爲將軍，所以爲繼續其先祖成法，再向明朝遣使。宣德八年六月，義教遣天龍寺僧龍室道淵等入明，照例上表獻方物。表文有『貢茅不入，固緣敝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等語，下署『日本國王臣源義教』並用大明宣德年號（戊子入明記。）宣宗看了，龍顏大喜，因此便賜給以明錢及其他物慰勞之。及日使回國的時，宣宗也以內官雷春、裴寬等持詔書隨往日本，要求禁賊及送被俘的中國人。明使回朝，義教又遣使上表獻方物。

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年）義教被殺，其後，義勝、義政、義尙、義植、義澄、義晴等，相繼執國政，而遣使朝貢如常，其間或斷或續，竟亘有九十八年之久，即自一四一四年至一五三九年，凡十數次。

一四 明神宗册封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

以『薩摩州人之奴』及『織田信長之牧馬童』出身的豐臣秀吉，屢次改名換姓（原姓木下名藤吉，後改姓柴羽名秀吉，又改姓平，最後改姓豐臣），妄附名族（始附於平氏之裔，繼稱藤原氏之後），只因因緣時會，善於投機取巧，並且也因日本國內無人，所以不久的功夫，這個牧馬童竟然榮陞爲關白及太政大臣；真是從心所欲，扶搖直上，莫怪乎他野心勃勃不可一世了。他在國內稱雄不足，而還要覬覦非分，他說：『征服朝鮮，則中國可服，夫然，則三國爲一。』秀吉這種野心，後來便產生兩齣劇：一是悲劇，即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二年）朝鮮慘遭倭兵蹂躪；一是喜劇，即明神宗册封秀吉爲日本國王。

話說倭兵侵略朝鮮，朝鮮不支，屢戰屢敗。明朝先派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往援，奈不濟事，本擬再派援軍，但當時遼東及寧夏方有事，因此便聽了兵部尙書石星的進言，停止出兵，謀從外交上解決。須知，那時中國並無『日本留學生』這個玩藝兒，所以要想找一位會講日本話的人去和日方辦交涉，卻大成問題。『時勢造英雄』，於是在明州曾學過幾句『阿里阿多』後來流落燕京會館的那位窮小子沈維敬便立成明廷一等紅人兒了。

惟敬剛從會館出來，明廷立即任他爲『神機三營遊擊將軍』，派往朝鮮去遊說敵方前線主將小西行長。英雄莫問出身，不管怎樣，惟敬也總算有能耐的，第一次到朝鮮無條件的即與行長締結五十日休戰條約；第二次到朝鮮又與行長締結勝利的議和條款。該條款如次：

(一) 日軍盡退出朝鮮；

(一)册封秀吉爲王，但勿須納貢；

(二)日本誓不再犯朝鮮。

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年）四月，明廷派都督僉事李宗城、楊方亨爲日本册封正副使，與沈維敬同渡日本。這次只到釜山，宗城聽人說過海必不得還，駭怕得厲害，他半夜裏微服逃遁，因此方亨、惟敬便也回轉。

次年，明廷又派方亨、惟敬爲正副使，朝鮮也派黃愼、朴弘長爲正副使隨之，再往日本。明、韓使者一行到日本堺浦（卽大阪灣），往見秀吉。秀吉只接見明使方亨、惟敬，而不見韓使黃愼、朴弘長。方亨、惟敬二人見了秀吉後，便捧金印、冕服以進。秀吉戴冕披服，意很自得，大宴方亨、惟敬。然及秀吉派僧靈三、承兌、永哲等三長老捧讀大明册書時，行長大慌起來，密語三長老說：『書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兌不敢聽。册書如下：

奉天誥命，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闕，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祇服編言，永遵聲教，欽哉！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註冊書今存於前龜山藩主石川子爵家中。）

承兌乃入讀於秀吉之傍，及讀到『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纔知並非『王於明，』於是立把戴在頭上的冕抓下來，穿在身上的服脫下來，拋擲於地，取冊書扯之，罵道：『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爲王，如天朝何？』隨召行長痛斥道：『汝敢欺罔我，以爲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戰慄，諉非己爲，嗣經承兌等在傍竭力諫救，幸免。

於刑戮。雖然，秀吉之怒並未全消，當夜便下令驅逐明、韓使者及徵兵十四萬，預備明年再攻朝鮮。

萬曆二十五年（西元一五九七年），方亨、惟敬等返回北京，並未實報，佯說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並且私購海外珍寶，號爲日本獻品。那知未久，秀吉軍又侵入朝鮮，神宗大怒，於是立即下令逮捕兵部尙書石星，繫之於獄，而沈惟敬遂也因此被殺了。

這件事，雖然說是由於訂立條款的含混，致造成這樣大笑話，但是，從這笑話裏，我們卻得到一個啟示：即秀吉之願受明封，乃毫無異議，不過他不願封他爲日本國而已。那麼，假若封他爲別一地國王，他當然樂從。按我窺忖秀吉的野心，似是想望明朝封他爲朝鮮國王，因所爭者爲朝鮮，而朝鮮又爲大明之屬邦。故史書上所謂『王於明』三字，應作此解。

一五 結語

從上所考，可知日本之臣服中國，乃鐵一般的史事，再無絲毫討論的餘地。（其間尚有朝唐一大段歷史，因盡人皆知，是以未述。）故我們若以此來衡量一民族之等差的話，則日本只能列入於朝鮮、安南、緬甸、暹羅一流。它雖然尚看不起印度，實際它還無資格與印度相比擬，因印度古代固也是一大獨立國，且爲東方佛教發祥地。它所以獲得現今的國際地位，不外以下三因：

- （一）明治維新，迅速完成；
- （二）對滿清、帝俄兩次戰爭勝利；
- （三）英日同盟，受英國二十年間的孵育。

然這三因卻都在外，而不在內，即（一）明治維新所以迅速完成者，十分之二

三是受白人刺激，十分之七八是由於土地狹小孤處海島；（二）對滿清、帝俄兩次戰爭勝利，都因對方當時政治太腐敗，縱然不與日戰，也是要自內崩潰的，再說對俄根本不算真正勝利，日本不過僅嘗了一個甜頭；（三）英國所以和它同盟，完全爲利用日本防俄南下，故日本是處在被動地位，尤無所謂外交成功。總之，這是時勢造英雄，並非英雄造時勢，日本自身說起來，的確確無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但它自己卻以爲了不起，數典忘宗，屢屢侮辱中華民族，越來越甚。最近且有日本人拾達爾文落伍的天演公例學說，侮辱中華民族爲『不適者』，它自稱爲『適者』，所以它侵略中國，是合於『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的天演公例。此種狂吠，虧『天孫之子』說得出。我們中國人無暇和這一般做日閹鷹犬的人一一計較，我現在是以這本小冊子給他們做一面鏡子，教照照他們的祖先，是對今日被他們侮辱爲『不適者』的

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

中華民族，怎樣的奴顏屈膝，叩頭稱臣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港

*F四五四三



日本知識叢刊 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 一册

命(94256)

每册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李毓田

編輯者 日本問題研究會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南昌、金華、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王重慶)

578

404091

41



3.1

2.3